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 十三、女俠龍靈玉與鐵蜈蚣

原來沈、姜二人正在縱馬急馳，忽聽那馬揚蹄奮進，連聲驕嘶，跑得更急，彷彿前有急事，後有追兵，人在馬上騰雲駕霧一般，只覺兩耳風生，兩邊土崖黃影閃閃，電一般往後面倒退下去，自從得馬以來從未有此快法。因恐洪景追趕不上，連呼「阿雲稍慢」，一面急拉馬鬃，那馬只是不理。姜飛在前，恐馬拉痛，方把手一鬆，回顧沈鴻說：「前途或是身後必有變故，馬跑太快，大哥留意。」就這兩句話未說完，晃眼之間，猛聽馬前有人低聲斷喝：「阿雲留意，你們坐穩，不要驚慌，前途有警，你們此時最好暫避。」

目光到處，瞥見馬前站定一個中等身材、滿頭鬚髮糾結、手持半條索套的短衣怪人，將馬攔住。那馬跑得正急，相隔還有兩丈，本是一躍就到，二人只覺眼前人影一花，也未看清，剛聽出一點意思，還未聽完，連人帶馬已凌空而起，往側邊崖上躡去，晃眼到頂，也是馬頭向前，起得大高，不是二人應變機警，幾乎墮落。

同時瞥見崖上還有一個蒙面黑衣人，先還當是李玉紅。再一細看，那人身材高大得多，見面便朝馬一拍，用乎一指，馬便越過後面崖坡朝下面草樹林中走去。先見短衣人也到了崖上，縱將過來，竟和馬一樣快。

這才看出崖上下共是兩人，黑衣蒙面的一個年紀似已不小，面具下面的鬚髮已快全白，先在崖上手持索頭相待，套上結有兩個綑圈，恰巧將馬的前蹄套住，只不知這高的崖，後腿沒有套索如何縱上。姜飛年輕嘴快，看出那馬如此聽話，聲息全無，來路如此急馳，剛到崖頂，前腿一抬，索套自然落下，甚是熟練。

黑衣人業已當先往崖後走下，怪人剛巧縱上，猛想起大俠湯八身量不大，這人穿著一身對襟密扣的綢夾襖褲，裝束雖然不像，照這情勢，又知馬名，就不是他本人，也與此馬相識甚久，忍不住笑問道：「這位老先生貴姓，此馬怎會被你們弄上來的，你認得湯八爺麼？」

怪人低喝：「此馬是我托著後腿送上來的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轉眼前後皆敵。我們人少還在其次，你兩個年紀太輕，更多可慮。我也是無意之中得知此事，快到前面朋友家中暫避一時。口外敵人剛被我想引走，還要回來，不要多問，到了再說，決不會難為你們。」

說時，馬已順著後面崖坡朝下馳去。怪人腳步甚快，先是緊隨馬旁，口中答話，時左時右，似在察看馬的傷處。走出不遠忽然不見。沈鴻回顧，人已跪向馬的後股，三人一騎朝前急馳。因見那人腳穿一雙新快靴，上身綢襖也是半新不舊，只嫌稍大，不甚合身，背後一個小包，一頂雨笠，肩插鋼刀，腰掛套索，想起先所聞湯八隻是多了一臉絡腮鬍子，衣服不同，兵器套索俱都相似。暗忖，這類大俠異人形貌常時變易，不易認出。

看馬方才老遠歡嘶，對他如此馴善聽話，十九是他，忙喊：「你老人家是湯八叔麼？我師父獨手丐席泗和樂游子……」

那人不等話完，搶口問道：「你後面還有三騎馬，都是強盜，可是追你的麼？」

沈、姜二人知他誤會，忙答：「他們是後輩新交朋友，因見我們帶有鐵蜈蚣雙環，老賊伍喜夫婦想奪此馬，我們蒙他護送，由商家堡逃走出來，人甚義氣。」

怪人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老狗男女尚在後面，方才匆匆得信，只知有人想攔劫兩個小孩，便趕下來。老遠聞得馬嘶，當是為了想奪此馬，雖知內有老狗男女死黨，還不知老賊也會追來，隔遠沒有看清，又當後面三馬也是你們追兵，差點誤會。照此一說，商氏弟兄居然還講義氣。」

「當頭一騎看去眼熟，既為鐵雙環護送你們，田通、洪景必有一人在內。商氏弟兄必與老狗男女為此一環一馬翻臉成仇了。對頭非但人多，並有兩個兇人，與之無心相遇，合在一起。我還奇怪那兩兇人雖是萬惡，平日並看不起這幾個狗男女，怎麼如此出力，原來借此機會混水撈魚，想將此馬乘機奪去。」

「你們先走，你後面三人三馬業已會合，剛由下面經過，待我趕往前面引他上來，同往我好友家中暫避，將馬藏起，免被他們暗算，再想法子除害便了。」匆匆說罷，不俟答言，人已縱身馳去。

二人聽出對方聲如女子，先見那黑衣人業已當先急馳，其行如飛，連忙縱馬追上，連呼「老人家貴姓，方才那位大叔可是姓湯？」

那人始而一言不發，等馬追上，姜飛心急，連說好話，問之不已，黑衣人忽然偏頭低喝：「你兩個怎不知利害？非要逼我開口，從此我不說話不許多問，以免為我添煩，彼此不便。」

二人一聽語音蒼老，聽去甚熟，前後一想，沈鴻首先驚覺，低聲說道：「後輩遵命，恕我弟兄有眼無珠，相處多日，竟不知老前輩的真實姓名。方才那位想必是湯八爺了，此馬千里龍駒，多重無妨，這裡四無人煙，請老前輩上馬，容後輩稟告幾句如何？」

那人笑答：「到底還是沈老弟年長幾歲，比較心細沉穩，先談幾句也好，幾多年不曾出世，不願再露本來面目，不為你們也不會來此。如有外人在旁，不可和我說話。方才那位並非八爺，乃他平生好友女俠龍靈玉。」

「她面上帶有人皮面具，和我一樣看不出來。她比湯八爺還要年長四歲，和你二位師父也是老友，你仍叫他湯師叔，別的不提不要多問，也不要說我教的，假裝不知他是女扮男裝便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然取出一根鐵管插在耳中，偏頭一聽，笑道：「有人上崖，不知來意，我們先往旁邊暫避，就便一談經過，省得你們年輕人心急。」說罷低喝：「阿雲，快快覓地藏起。」那馬立時往側馳去。

這時馬已跑出老遠，前途乃是大片荒野，肢陀起伏，樹木甚多。還有一條山嶺橫在側面，相隔不過五六里路。山前大片樹木更是繁茂，看不出有無人家在內。路上野草甚多，多半高過馬腹。馬去之處乃是一堆亂石小山，野草更高，景更荒涼。那馬穿草而行，並不甚快。人如下馬，不必再尋地方便可藏起。

晃眼轉過山後，到了樹林之中，尋一無草之地下馬一看，三人下半身多被雨水濕透，各就樹根坐下。一談前事，才知那蒙面黑衣老人便是禹王台習武所遇的香火老張，真名勞康，外號鐵蜈蚣，乃十多年前江湖上最負盛名三大俠盜之一，後來洗手，隱居禹王台做香火已十餘年。

因愛兩小兄弟聰明純厚，又肯用功，又是席泗先生記名弟子，愛屋及烏，越發看重。走前聽說近日道路更不安靜，一時高興，竟將多年未用的雙環信符取出相贈，本來也未在意。因聽老妻說，二人用飯以前互相談論，提起崖後那兩家人形跡可疑等語。勞康早知那是一家坐地分贓的大盜巢穴，惟恐二人無知涉險，忙由房後繞往探看，二人果然冒失走往坡上。

因知幾個為首的盜黨遠出未歸，又不願洩漏自己機密，不便呼喊，跟在後面。正想主意應付，二人業已走出，方想可以無事，待要回轉，忽見賊黨趕回，先遇二人的小賊又追了去，忙即跟蹤趕往暗助，看出二人應變機警，來去兩路賊黨均被避開，二次又要回轉，忽然路遇二賊，談起大俠湯八被老賊伍喜夫婦約了許多厲害同黨埋伏暗算之事。

洗手以前雙方本是忘年之交，人又極好，不由激動義憤，便將二賊點倒盤問，得知湯八身受重傷，眼看必死，幸而義馬花雲豹突然衝入重圍，將其救走，由此連人帶馬均無蹤影。仇敵業已發下傳牌，搜尋這一人一馬的蹤跡。至今多日，尚無下落。

勞康知道那馬靈異，湯八一身好功夫，只要當時沒有遇害，十九還能活命，也許藏在什麼土人界內；但他身有重傷，非求醫不可，算來算去，只有兩人可以救他，並還不怕群賊為難。事出倉猝，好些不曾準備，忙即趕回，拿了銀子衣服兵器，稍微安排，便自起身。所行之路恰與兩小弟兄相同。

途中又遇兩人，談起那馬方才馳過，週身好些傷痕，上坐兩個幼童。仔細一問，正和兩小弟兄貌相裝束相同。知這匹馬是個闖禍招牌，只是綠林中人遇上決不放鬆，何況老賊又在四處尋找他的蹤跡，忙即追下，不料追過了頭，又遇狂風大雨，次早連問幾處必由之路，俱都未見有此兩人一馬經過。正往回找，便遇湯八苦戀二十餘年的知己女友龍靈玉，知道二人至今雖是孤身，但是雙方情愛深厚。

近聞湯八為了一事與靈玉負氣，已有一年不見，彼此一談，才知龍靈玉也為聽說湯八被老賊所害，不知生死，特意扮了男裝，戴著人皮面具出來尋訪他的下落，並為報仇，滿臉均是悲憤之容。初遇時雙方俱都蒙面，如非看出來人身法有異，均疑敵黨，攔住探看，互現本來面目，幾乎錯過。

事前靈玉因聽人馬奔馳之聲，掩往一看，賊黨甚多，埋伏在土溝外面三里方圓之內，前後共有四道關口。龍靈玉輕功最好，本領不在湯八之下，乘著內中一賊走單之時，由身後掩去，縱上馬背，將其點倒，擒住一問，得知由兩幼童並騎馳來，現正奉命分途埋伏，想將這兩人一馬擒去。

因所擒那賊乃是老賊紅毛雕伍喜門下，知道老賊此舉樹下強敵，湯八不知死活，這兩幼童能騎此馬長途飛馳，老賊夫婦自己不追，卻令手下冒著風雨一路傳下密令分頭攔截，來歷定必不小。又見擒他那個敵人本領極高，恐是仇人一黨，並未說出他是老賊徒弟，也未明言馬是花雲豹，只說雙方有仇，不知底細，另外還有兩個有本領的大盜會合一起，始終未提老賊一字。

龍靈玉因聽花雲豹就要趕來，恐落敵手，便將那賊綁在馬上，釘了一刀背，任其狂竄而去，跟著便與鐵蜈蚣勞康相遇。先不知老賊發令在前，見口外賊黨太多，忙用巧計，一個抄向賊黨後路，突然上前斬翻了幾個，等賊黨聞警趕到，一個埋伏在旁故露口風，說馬已趕到白沙溝，隨即逃走。

仗著腿快，剛繞回土溝裡面，便聽花雲豹驕嘶之聲。登高一望，果是二人一騎急馳而來，後面還有三騎，一前兩後，認出綠林中人。

勞康因和靈玉見面匆匆，還未談完前事，靈玉便說口外來了不少賊黨，約往誘敵。及至回到原處，便聽馬嘶，看出兩小弟兄同騎飛馳，以為二人前後皆敵；途中又聽老賊日前傳牌密令，無論湯八人、馬見了就殺，不必再擒活的，以免逃脫。恐馬受傷，當地青雲山腳下恰住有一家相識的好友，意欲引往暫避。

靈玉身帶套索，前和湯八同游，遇到高險之處，馬不能上，便將套索放下，那馬只要前腳踏上去，上面的人用力一提，便可縱將上去；便由勞康手持索頭在上等候，剛說了一句「馬上兩小孩是自己人」，那馬認得靈玉和所戴人皮面具，老遠望見人在崖上，已連聲驕嘶，飛馳而來。

靈玉早將套索挽好兩結，攔住去路，等馬快到，一聲招呼，那馬業已跳慣，就著來勢往側一偏，作一弧形轉身馳來，前腿往套索一搭，剛剛套住，靈玉低喝：「你們坐穩！」人已竄到馬腹之下，雙手抓住馬蹄用力往上一送，兩丈多高的崖坡立時縱將上去。

勞康原是內行，早就勢往上用力一帶，馬便落地，只往前躡了兩步。先還不想露出本來面目，當先前馳。靈玉也並不甚重視兩小弟兄，後聽說是關中諸俠的弟子，再聽後面三騎乃商家堡派來護送的人，心想：商氏弟兄雖是綠林中人，和好友湯八相識多年，以前曾助湯八救濟貧苦，今日又為這一環一馬與老狗男女翻臉，不怕樹敵結怨，也算難得。

斷定老賊大隊人馬還在後面，就要迫來。此時眾寡懸殊，有這二人一馬的顧忌，還不宜與之明鬥。這些賊黨狂傲凶橫，全無江湖義氣，後追三騎難免吃虧，不願多說，匆匆趕去。

勞康等老少三人談完前事和商家堡逃出經過。

姜飛聽勞康說龍靈玉要將田通等引來，心中一寬，忙將鐵雙環取出，請問見了田通如何說法。

沈鴻接口說道：「這位女俠湯師叔孤身一人，這多賊黨，萬一遇上豈不可慮？」

勞康笑道：「你哪知道此人的本領，越是孤身，沒有顧忌，越不妨事。我的仇敵只此兩個老狗男女，以前我雖覺他卑鄙陰險，還沒想到這樣膽大妄為，對我記恨，恩將仇報。此賊大約惡貫滿盈，不久必要遭報。還有前面兩個兇人我尚拿他不准，此外多少均有照應。雙環你們仍舊緊藏身旁，以為應急之用。田通如問，由我暗對他說便了。」

說罷，姜飛探頭外望，田通等三人業已騎馬由崖上馳下，女俠龍靈玉卻未見來。正想請問繁塔與商家堡所遇兩矮兄弟來歷姓名，以及六師叔杜德蹤跡，所遇為難之事是否過去，勞康忽然起立，笑說：

「我們上馬，引了他們同往萬家暫避。你湯師叔不知會見這三人與否，許知道老賊夫婦要來，心中憤恨，迎上前去也未可知。她和湯八雖未結為夫婦，雙方情義已超出尋常夫婦之上，真個兩心如一，安危與共。這多年來合力同心，一明一暗，想盡方法救濟苦人，除暴安良，本領又高，真個難得。我送到你們之後，如其久候不來，許還要趕上前去助她一臂呢。」

說罷三人一同上騎迎上前去。

田通等三人原是到了崖上，見下面大片荒野，左面一條大廣溪，將山溝去往前途的路隔斷。左側又有一列土坡，零零落落數十畝山田，恰將坡後這一片荒地遮住。因那土坡頗高，坡後小山亂石甚多，到處長滿樹林，那崖又闊，不到頂上決看不出來。下面野草經雨之後越發茂盛，並無路徑，十來裡方圓一片到處都是草樹叢生。

雖有好幾處大小樹林，大都數十百株聚在一起，景物荒涼，地比來路較高，陂陀起伏，隱在草樹中的溪流兩旁，均無人行之路。看出左近並無人家，那些樹林多是墳地，也許年代久遠，連子孫都沒有，否則這一大片地不會不見田地房舍。再看對崖非但土崖高峻，崖後亂山雜沓，中間還有些水沼和雨後積潦，無論人馬均難繞越。

姚小泉笑說：「二哥恐怕料錯，這兩面崖後均無道路，人已難行，何況騎馬。我們還是照洪六兄所說往前追趕為是。」

田通人最機智，早看出沈、姜二人馬到當地便不再進，突然失蹤，又未後退，斷定人馬越崖而過，聞言搖頭笑說：「你不要忙，下面地勢雖是荒野，但前面山腳下那片樹林甚是整齊，無什野草，地方又大，似與山口相通。那黑的好似人家屋角。」

「這等山野之地，荒亂年間孤零零有這一所人家，又是瓦房，內裡的人不是洗手多年的同道，便是土豪惡霸，決非常人。雖然相隔尚遠，路又難走，多快的馬也趕不到前面樹林中去，形跡卻甚可疑。我想他二人必是被什能手引走，否則便遇強敵擒去，此馬已被殺害，所以不聽馬嘶；也許被草樹遮住，沒看出來。你且留意下面動靜。」

小泉還未及答，忽然發現前側面泥地裡的亂草倒了兩處，似被踏過。趕去一看，正是兩隻蹄印。田通跟蹤趕到，仔細一看，越知所料不差。回顧洪景上崖，連忙招手，令往會合。

洪景正往前走，忽聽身後有一女子聲音低喝：「敵人就到，你們尋的兩人一馬均在下面，速往會合。到了青雲山暫避一時再說。」

回顧乃是一個短裝絡腮鬍子的中年人，由側面坡上縱上。那座土崖寬仄不等，隻身後一條最厭，上下壁立，崖勢崎嶇，寬只丈許，不似田通立處下面是片斜坡，估計那人是由三丈多高的崖腰縱上，知是一位異人，從未見過，聽口氣似與沈、姜二人一路，心中驚喜。

料知兩小弟兄年紀雖輕，師長多是武當派有名人物。看二人神態那樣從容，大敵當前一點不慌，途中必有照應，此人也許和李玉紅一樣特意來此暗中相助。因見形勢奇險，將其接去，人還不止一個，忙喊：「尊公留步！」那人連頭也未回便越崖而過，往來路崖下縱去。